

一天屋里来了几位年轻记者,有两位坐我对面,看着我的脸愣了会儿神,问我:“阿姨!您额头上这条竖纹,是皱纹还是疤?”

我哭了起来,这条皱纹确实太突兀了。人老了,难免皱皱巴巴,在无数横纹里,这么条竖纹还是难得一见的,它就立在我印堂中间。没有长年累月的愁眉苦脸,夹着额头苦熬冬夏过日子的沉淀,这纹不能这么深。它像块刻着人生的里程碑,孤孤单单竖在我额壁上风吹雨蚀。

我也时常感到困惑,为啥我就生活得恁累呢?每当我在困难面前,感到跨不过坎时,我就会想到俺村子光坤满满(叔叔)讲过的一个笑话:人一生活得幸不幸福,听生下落地时的哭声就晓得的。有种人生下落地时“不怕(唔啊)!不怕!不怕!”声音洪亮得很,这种人精明,来投胎了晓得不喝孟婆那碗迷魂汤,把来到人间所需要的权、财、福、禄、寿样样带齐来,所以落地时底气十足,自豪地喊着胜利的口号。这种人一生肯定风生水起,想过苦日子都难。

还有种人生下地,蛮久才有气无力地“唔(唔)……唔……唔了……”这种人是不容易被阎王喊出来投胎了,被喜悦冲昏了头脑,东西一样不剩,匆匆忙忙赶起来,等到落地的一刹那,才如梦初醒,为时已晚。那声音是悔恨的哀叹。这种人一生坎坎坷坷,莫想过一天好日子。

我一听就晓得了我命运。俺奶奶和我讲过我出生的情况。她讲我出生在最早的六月,她亲手把我



夜光杯

在云南元阳哀牢山深处,云雾缭绕间,藏着一个被遗忘的角落——阿者科,这个哈尼族古老的村落,如同一颗遗落在人间的明珠,闪烁着原始的光芒。

车子沿着蜿蜒的山路盘旋而上,颠簸不已,我倚窗而坐,渐渐褪去的青翠令人生出几分倦怠来。转过一座山,忽见前方云雾似轻纱般在山谷游走,隐隐约约现出几座蘑菇房的轮廓来,这便是阿者科。

顺着青石板路往里走,石板被岁月磨得光滑,石缝间挤出几棵无名的小草,每走一步都仿佛与过往的时光对话。又拐过一个转角,一片层层叠叠的梯田跃入眼帘。田里灌满了水,像是一面面镜子镶嵌在田野,倒映出湛蓝的天空。几位农人戴着斗笠,挽着裤脚在田里劳作,弯腰的身影在水光中晃动。几只野鸭抖动着翅膀在

七夕会

托到人间来的。我出生体重不到四斤,晓不得哭,也晓不得哭,她还以为是死胎了,用手拨拉了几下,发现腹部有微弱起伏,赶紧倒提着我的脚,在屁股上大拍了几掌,才听见几声凄凉的“误……误……”

我还没长到好大,会相术的人又讲了,我这手相也差。好的手相应该是生命线、财路线、事业线、爱情线都能清晰合理地分布在掌上。而我那些线被一条直直的、粗粗的掌中纹,横劈成了两半。相木上叫断掌。我也常听老人们讲:男人断掌千金万两,女人断掌吃两两有。

就算我不懂相术,看这样子似乎也感觉到不祥,好像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切,像一只肢体被分割,听生下落地时的哭声就晓得的。有种人生下落地时“不怕(唔啊)!不怕!不怕!”声音洪亮得很,这种人精明,来投胎了晓得不喝孟婆那碗迷魂汤,把来到人间所需要的权、财、福、禄、寿样样带齐来,所以落地时底气十足,自豪地喊着胜利的口号。这种人一生肯定风生水起,想过苦日子都难。

48岁那年,算命先生讲我可能活不过52了,我心惊。惊后又想,活得这么苦,也好。但是女儿还小,丈夫也弱,到底会死在哪天,死在啥事上呢?还是忧心忡忡。等提心吊胆拖到了52,算命先生改口讲,就算今年没死,58也是道大坎。我想我可能是要得个啥病,本来就长期失眠,可能五脏六腑要出问题。虽然我依旧腿脚利索精力十足,但我总认为自己要有大病了,天天担心。结果挨到了61,算命先生又讲我活不过64……

那时我确实已经确诊了高血压,有时在卖豆腐、挖地,会突然感觉要晕死过去。还好那时女儿大学刚刚要毕业了,于是决定停下磨豆腐。生活已把我折磨得身心憔悴,我想我

水流潺潺。原来村中有一条暗渠,溪水由上而下,穿村而过,几个彝族妇女在河边浣衣,木槌在衣物上落下,如沉闷的鼓点,水花四溅。

村中的“火塘咖啡”是一幢废弃的蘑菇房改造而成,室内悬挂着琳琅满目的哈尼族布艺,昔日的农耕工具如今转成墙上的展示品。哈尼族的火塘千百年来保持着亘古不变的温度,柴火正“噼啪啪”地燃烧着,火光在熏黑的梁木上一闪一闪的,袅袅的水雾从屋顶的透气孔飘出。在火塘边享受云南小粒咖啡的醇厚,就像邂逅了一场意外的美好。

同行的乐震文老师或坐于村口的青石板上,或立于梯田旁,选择蘑菇房沧桑的老墙、厚重的穹顶和飘逸的云朵为主题,用干湿老辣的线条勾勒蘑

阿者科行记

陈建兴

这一生就这样了,再活得两年饿不到就可以了,就等着64岁注定期到的寿终吧。

我是个务实的人,一生世想的都是实实在在有结果的事,比如哪样活下去,哪样赚钱养家,哪样有吃有穿。这下那些事都做不得了,我有点晓不得日子哪样过了。女儿开始对我软磨硬泡,要我画画、写故事。我觉得她又在瞎折腾啥呢,还硬要把纸和笔买起来塞给我,讲我不用就是浪费钱。她晓得我心疼钱,我也只能着了她的道。

画着,写着,我还真的开始为花草描摹,为自己立传。我竟然在这些事上寻到了大半辈子从来没得到过的快乐。我开始观察到每一种植物都有它们独特的美,开始发现自己也不是样事做不成,甚至通过回忆和写画自己的人生故事,我解开了埋在心里的很多纠结,那些压在心中几十年的石头,好像当真能搬下来蛮多……我决定把我一生全部写画下来,虽然这些换不了粮油米面。

可能我的命运是从这里准备开始发生奇迹般的转折的。

64岁没有死,70岁这一年还能吃能干、能写能画。我的人生故事已经从出生写、画到了三十多岁,二十多万字,近一百幅

画。女儿讲攒得差不多了,她要把我的作品发到网上去。我晓不得她怎么想的,我这种农村老太婆瞎写瞎画的东西哪上台面?她说好得好好得很,我始终不信。结果当真在小红书上得到了那么多网友的认可 and 关注,还如梦般去参加了文学节,还得了个文学奖……

我原本只是一粒被世界遗忘在山峦里的尘埃。而今却被这么多人看到、喜欢、称赞,讲我的作品让他们感动、震撼……没想到我这种人的经历,竟然通过文字绘画转化成了让别人重新燃起生命力的好东西,这让我完全改变了认知。

我记得有人问我,从农民转变到作家有什么感想?我想,什么作家不作家的,我就是我肖大妹,一个看不得土地丢荒的农民。我的生活也并没啥大改变,还是天天种粮种菜、洗衣煮饭,闲时继续把人生故事写画完。只是那些搞得我大半生世提心吊胆的什么哭声预兆、手相属相、寿命断言,我都不信了,我现在晓得了,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。我额间的竖纹,也跟我经历过的苦难一样,成了我另一种财富,成了我之所以成为我的标志。



鹤舞新年 方忠麟 摄

手机的提示音唤醒了在水仙花中流连做梦的我,点开一瞧,是有人在群里分享了一张水饺的照片。我也将刚拍的水仙发了过去,于是,人世的水饺和出尘的水仙,这对常在春节晚会的舞台和嘉宾席桌面上遥相对望的吉祥双宝,就这样在我们的对话框里笑脸迎上了笑脸。

若非借助通信和物流的帮助才能联系到彼此,而聊天的内容大概会是这样的——

“水仙你好,我是水饺!我正躺在餐桌上,将满满的祝福融在抻长了的热气里,钻出窗缝,和不断升腾的人间烟火一起,乘风、踏雾、驾云,变幻成祥龙、灵蛇、骏马的形状,向你奔来。

你和我有很多相似之处。比如名字很像,最初的家是大自然,经人发现后,我被压扁捏圆,你被精雕细琢,又都在水里开出了花来。

你或许认为我不会开花,但香气就是我的花。桌旁的人讲起她小时候写的作文,内容是吃完饺子,发现包在里面的硬币漏在了盘底,现在人到中年,父母还会选出那个幸运水饺特意留给她。所以你看,在悠长的时光里,在化不开的亲情中也留下了我花朵的味道……

先说到这里吧,祝你天天开心展颜!”

“水饺你好,我是一颗仍处于种球形态的水仙。我馨香的祝福正划着桨,游着泳,溜着冰,穿行于江、河、湖泊,

新大众文艺 大众抒写



观众只见张震的脸,画外音说:“还记得我的手吗?”发问者为巩固。如此潮湿的长镜头,王家卫的影片《手》在雨声浙沥中开映。我对那幕印象很深,还在于随后登场的一首时代曲:

“莫再虚度好春宵,莫叫良夜轻易跑……”只露两句,但老歌迷一听就晓得是吴莺音唱的《好春宵》。王家卫欢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故事里搭配上老歌,或许因为东方之珠彼时还弥漫着时代曲。黄霑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管这种现象叫“夜来香”(夜上海来到香港),呼应黎锦光的时代曲杰作《夜来香》。历史很滑稽,在所谓的民国七大歌后中,吴莺音最少配唱电影插曲,但进入新世纪,因为电影插曲(去年《酱园弄》用了她的《红灯绿酒夜》),她重回大众视野。

查旧百代档案,《好春宵》灌录于1947年3月13日。这首歌先有词,后谱曲。“前些时有一位先生交给他一首题名叫做《好春宵》的词,要徐朗替他谱曲。”那先生即《好春宵》的词作者陈栋荪,徐朗是曲作者。“现在这首歌他已经写成,据看过的人告诉我,东洋气很浓郁,听是挺动听的。”东洋气,指歌的编曲洋气。

《好春宵》已在百代公司审阅中,也许就要收灌了,如果无意外问题,将是吴莺音第三张出品的唱片。”(《魁报》,1946年12月13日2版)留意这则新闻的日期,推测歌谱完成于1946年的秋冬之际。当时黑胶唱片单面仅一曲,第三张唱片应为第三首歌。参考旧百代档案,时间对得上——1946年11月19日,吴莺音首次为百代灌音,录《我忘了你》;12月2日,录《依本痴情》,如无意外,《好春宵》将是第三首。

来到1947年,吴莺音为百代灌录《永别了我的郎》(2月19日)、《你的心里怎么样》(3月6日)、《好春宵》推迟为第五首。是何意外?“惟百代方面忽有人对吴表示不满”,另说:“缘《好春宵》本拟由

张露主唱,张露不知那里听见说这首歌是别人选剩下,遂表示不甘受欺,乃改邀吴莺音焉。”(《魁报》,1947年3月1日4版)张露,即杜德伟之母。若传闻属实,真得佩服吴莺音的运气,她的另一首金曲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也是抢同人的漏(见B站视频“梁萍谈《春来人不来》”)。不过歌有歌命,我怀疑这两首名曲若非吴莺音演绎,未必有后来的佳绩。时代曲的演变,像一条高开低走的曲线,最初的歌手习惯吊着嗓子唱歌,譬如《毛毛雨》,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,越唱越低,吴莺音属于这转变的主将,她的鼻音唱腔重塑了时代曲的审美,

徐朗在其中扮演了要角,可现在已被人遗忘。旧上海乐师关华石在《歌坛春秋》有记:“吴莺音对歌唱虽然没有经过声乐的训练,可是她开始在电台唱就显出她的天才,后来跟一个男歌星徐朗学过一个时期。”(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版,127页)小报文人张亚青写得更具体:“吴莺音,未成名时,琴师徐朗曾为之授歌,吴有咬字含糊之病,徐朗告以如能稍走鼻音,亦藏拙之一法。吴莺音从善如流,乃尽量以走鼻音为原则。”(《海燕》,1946年第3期4页)

没错,此徐朗,即前文提到的《好春宵》之曲作者,在旧上海当乐师,擅唱,有低音歌王的美誉。时代曲给男性的舞台很小,徐朗重走严华、姚敏从前转幕后的窄路,他发表的第一首原创歌曲《我忘了你》也是吴莺音灌唱生涯的起点。徐朗追求过吴莺音:“而莺音终因‘有夫之妇’,未遂夙愿,徐乃作歌贻之,故词行间极寓深情。”(《真报》,1947年8月6日3版)或因这层缘故,吴莺音功成名就后禁言她有这样一个恩师。娱乐圈的情感是很微妙的,外人一知半解。由王家卫的电影重温《好春宵》,我想起的不只吴莺音,还有徐朗,他仿佛在对老歌迷说:“记得我写歌的手吗?”

授歌,吴有咬字含糊之病,徐朗告以如能稍走鼻音,亦藏拙之一法。吴莺音从善如流,乃尽量以走鼻音为原则。”(《海燕》,1946年第3期4页)

手机的提示音唤醒了在水仙花中流连做梦的我,点开一瞧,是有人在群里分享了一张水饺的照片。我也将刚拍的水仙发了过去,于是,人世的水饺和出尘的水仙,这对常在春节晚会的舞台和嘉宾席桌面上遥相对望的吉祥双宝,就这样在我们的对话框里笑脸迎上了笑脸。

若非借助通信和物流的帮助才能联系到彼此,而聊天的内容大概会是这样的——

“水仙你好,我是水饺!我正躺在餐桌上,将满满的祝福融在抻长了的热气里,钻出窗缝,和不断升腾的人间烟火一起,乘风、踏雾、驾云,变幻成祥龙、灵蛇、骏马的形状,向你奔来。

你和我有很多相似之处。比如名字很像,最初的家是大自然,经人发现后,我被压扁捏圆,你被精雕细琢,又都在水里开出了花来。

你或许认为我不会开花,但香气就是我的花。桌旁的人讲起她小时候写的作文,内容是吃完饺子,发现包在里面的硬币漏在了盘底,现在人到中年,父母还会选出那个幸运水饺特意留给她。所以你看,在悠长的时光里,在化不开的亲情中也留下了我花朵的味道……

先说到这里吧,祝你天天开心展颜!”

“水饺你好,我是一颗仍处于种球形态的水仙。我馨香的祝福正划着桨,游着泳,溜着冰,穿行于江、河、湖泊,

鹤舞新年

方忠麟 摄

手机的提示音唤醒了在水仙花中流连做梦的我,点开一瞧,是有人在群里分享了一张水饺的照片。我也将刚拍的水仙发了过去,于是,人世的水饺和出尘的水仙,这对常在春节晚会的舞台和嘉宾席桌面上遥相对望的吉祥双宝,就这样在我们的对话框里笑脸迎上了笑脸。

若非借助通信和物流的帮助才能联系到彼此,而聊天的内容大概会是这样的——

“水仙你好,我是水饺!我正躺在餐桌上,将满满的祝福融在抻长了的热气里,钻出窗缝,和不断升腾的人间烟火一起,乘风、踏雾、驾云,变幻成祥龙、灵蛇、骏马的形状,向你奔来。

你和我有很多相似之处。比如名字很像,最初的家是大自然,经人发现后,我被压扁捏圆,你被精雕细琢,又都在水里开出了花来。

你或许认为我不会开花,但香气就是我的花。桌旁的人讲起她小时候写的作文,内容是吃完饺子,发现包在里面的硬币漏在了盘底,现在人到中年,父母还会选出那个幸运水饺特意留给她。所以你看,在悠长的时光里,在化不开的亲情中也留下了我花朵的味道……

先说到这里吧,祝你天天开心展颜!”

“水饺你好,我是一颗仍处于种球形态的水仙。我馨香的祝福正划着桨,游着泳,溜着冰,穿行于江、河、湖泊,

张露主唱,张露不知那里听见说这首歌是别人选剩下,遂表示不甘受欺,乃改邀吴莺音焉。”(《魁报》,1947年3月1日4版)张露,即杜德伟之母。若传闻属实,真得佩服吴莺音的运气,她的另一首金曲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也是抢同人的漏(见B站视频“梁萍谈《春来人不来》”)。不过歌有歌命,我怀疑这两首名曲若非吴莺音演绎,未必有后来的佳绩。时代曲的演变,像一条高开低走的曲线,最初的歌手习惯吊着嗓子唱歌,譬如《毛毛雨》,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,越唱越低,吴莺音属于这转变的主将,她的鼻音唱腔重塑了时代曲的审美,

徐朗在其中扮演了要角,可现在已被人遗忘。旧上海乐师关华石在《歌坛春秋》有记:“吴莺音对歌唱虽然没有经过声乐的训练,可是她开始在电台唱就显出她的天才,后来跟一个男歌星徐朗学过一个时期。”(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版,127页)小报文人张亚青写得更具体:“吴莺音,未成名时,琴师徐朗曾为之授歌,吴有咬字含糊之病,徐朗告以如能稍走鼻音,亦藏拙之一法。吴莺音从善如流,乃尽量以走鼻音为原则。”(《海燕》,1946年第3期4页)

没错,此徐朗,即前文提到的《好春宵》之曲作者,在旧上海当乐师,擅唱,有低音歌王的美誉。时代曲给男性的舞台很小,徐朗重走严华、姚敏从前转幕后的窄路,他发表的第一首原创歌曲《我忘了你》也是吴莺音灌唱生涯的起点。徐朗追求过吴莺音:“而莺音终因‘有夫之妇’,未遂夙愿,徐乃作歌贻之,故词行间极寓深情。”(《真报》,1947年8月6日3版)或因这层缘故,吴莺音功成名就后禁言她有这样一个恩师。娱乐圈的情感是很微妙的,外人一知半解。由王家卫的电影重温《好春宵》,我想起的不只吴莺音,还有徐朗,他仿佛在对老歌迷说:“记得我写歌的手吗?”

授歌,吴有咬字含糊之病,徐朗告以如能稍走鼻音,亦藏拙之一法。吴莺音从善如流,乃尽量以走鼻音为原则。”(《海燕》,1946年第3期4页)

手机的提示音唤醒了在水仙花中流连做梦的我,点开一瞧,是有人在群里分享了一张水饺的照片。我也将刚拍的水仙发了过去,于是,人世的水饺和出尘的水仙,这对常在春节晚会的舞台和嘉宾席桌面上遥相对望的吉祥双宝,就这样在我们的对话框里笑脸迎上了笑脸。

若非借助通信和物流的帮助才能联系到彼此,而聊天的内容大概会是这样的——

“水仙你好,我是水饺!我正躺在餐桌上,将满满的祝福融在抻长了的热气里,钻出窗缝,和不断升腾的人间烟火一起,乘风、踏雾、驾云,变幻成祥龙、灵蛇、骏马的形状,向你奔来。

你和我有很多相似之处。比如名字很像,最初的家是大自然,经人发现后,我被压扁捏圆,你被精雕细琢,又都在水里开出了花来。

你或许认为我不会开花,但香气就是我的花。桌旁的人讲起她小时候写的作文,内容是吃完饺子,发现包在里面的硬币漏在了盘底,现在人到中年,父母还会选出那个幸运水饺特意留给她。所以你看,在悠长的时光里,在化不开的亲情中也留下了我花朵的味道……

先说到这里吧,祝你天天开心展颜!”

“水饺你好,我是一颗仍处于种球形态的水仙。我馨香的祝福正划着桨,游着泳,溜着冰,穿行于江、河、湖泊,

水饺和水仙

阿伟为

手机的提示音唤醒了在水仙花中流连做梦的我,点开一瞧,是有人在群里分享了一张水饺的照片。我也将刚拍的水仙发了过去,于是,人世的水饺和出尘的水仙,这对常在春节晚会的舞台和嘉宾席桌面上遥相对望的吉祥双宝,就这样在我们的对话框里笑脸迎上了笑脸。

若非借助通信和物流的帮助才能联系到彼此,而聊天的内容大概会是这样的——

“水仙你好,我是水饺!我正躺在餐桌上,将满满的祝福融在抻长了的热气里,钻出窗缝,和不断升腾的人间烟火一起,乘风、踏雾、驾云,变幻成祥龙、灵蛇、骏马的形状,向你奔来。

你和我有很多相似之处。比如名字很像,最初的家是大自然,经人发现后,我被压扁捏圆,你被精雕细琢,又都在水里开出了花来。

你或许认为我不会开花,但香气就是我的花。桌旁的人讲起她小时候写的作文,内容是吃完饺子,发现包在里面的硬币漏在了盘底,现在人到中年,父母还会选出那个幸运水饺特意留给她。所以你看,在悠长的时光里,在化不开的亲情中也留下了我花朵的味道……

先说到这里吧,祝你天天开心展颜!”

“水饺你好,我是一颗仍处于种球形态的水仙。我馨香的祝福正划着桨,游着泳,溜着冰,穿行于江、河、湖泊,